

WIRE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 第41卷・第1期
2011年2月/3月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立即
行動

女性反抗服裝規範

立即
行動

在伊朗爭取母語使用權

立即
行動

新行動：符合人權的國家安全



爲什麼他不能
像其他人一樣
有水可用？

歡迎閱讀本刊

正當我們快完成本期通訊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數週和平但持續的大規模示威抗議之後，宣佈辭職下台。突尼西亞也是如此，總統賓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人民要求尊嚴與社會正義的呼聲下，被迫交出權力。在非洲，南蘇丹的人們也有話要說，以公民投票方式獨立建國。

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個人與社群都在為尊嚴、自由與正義而奮戰。在本期通訊裡，我們將看到斯洛伐尼亞的羅姆人如何要求終止根深蒂固的歧視，讓他們不再因此被邊緣化，陷入貧窮深淵。在伊朗，少數族群亞塞拜然人爭取讓他們孩子以母語接受教育的權利。在斯里蘭卡，珊狄亞·艾那利拘達（Sandya Eknaligoda）帶領著對抗強迫失蹤的行動。

從埃及到斯洛伐尼亞，人們挺身阻止人權迫害，你是他們的一份子。請將本刊內容與其他人分享，並鼓舞他們採取行動。

謹上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團隊



2011年2月12日，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的群眾集會。國際特赦組織所籌劃的全球行動日當天，在世界各地的城市有數千名民眾站出來，要求關注中東與北非的人權狀況。

© Amnesty International UK – photographer: Reuben Stearns

索取本刊

您想了解更多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運動，或是運用本刊內，發起自己的人權行動嗎？

本刊紙本贈閱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及AI之友，您可自www.amnesty.org及www.amnesty.tw（中文版）下載本刊內容及瞭解入會方式。

本刊定價及訂閱方式（一年6期）
■ 國際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訂閱一年份：
35英鎊／54美元／41歐元

■ 國際中文版
Email: amnesty.taiwan@gmail.com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幣250元，港幣75元
訂閱一年份（一年6期含郵資）：
1,600新台幣／700港幣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0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2010
Index: NWS 21/006/2010
ISSN: 1472-443X
印刷：群鋒製版，本土化有限公司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封面照片：在斯洛伐尼亞，米蘭·諾瓦克（Milan Novak）為家人取水，他們住在數公里外Dobruška羅姆人安置區，那裡沒有乾淨的供水可使用。2010年10月。

如有任何評論或建議請寄到：

Wir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Programme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或是請寄電子郵件到：
yourwire@amnesty.org 或
amnesty.taiwan@gmail.com（中文）

INSIDE THIS WIRE

水源充沛，但不給羅姆人使用

沒有穩定供給的乾淨用水，生活會是什麼樣子？雖然斯洛伐尼亞當局有能力也有義務供給用水，但境內許多羅姆人卻無法取得必要的用水。請採取行動反對此等不公不義。**第2頁**



符合人權的安全

各國政府以恐怖主義威脅當作藉口，持續侵害人權。請加入我們新展開的「符合正義的安全」行動，並對抗非法拘留、刑求與虐待。**第8頁**

爭取母語權

伊朗的亞塞拜然人想讓孩子以母語受教育，但伊朗當局竟以拘留、刑求甚至殺害爭取權利的亞塞拜然行動者作為回應，請立即採取行動。**第12頁**

「該穿什麼？」

世界各地許多婦女必須受制於嚴格強制的服飾規範。本刊報導各國政府與武裝組織如何控制婦女的穿著，以及許多婦女勇敢反抗的事蹟。**第14頁**



Q&A 人權訪談

珊狄亞·艾那利拘達（Sandya Eknaligoda）告訴本刊目前斯里蘭卡對抗強迫失蹤的行動，以及她找尋多年前失蹤的丈夫、記者普拉吉士·艾那利拘達（Prageeth Eknaligoda）的經過。**第18頁**

**立即行動
全球聲援
請閱讀、
散發，
並採取行動
詳見本刊夾頁**



其他內容

請簽署並寄出給辛巴威當局的明信片，呼籲提供醫療照顧給在哈拉利（Harari）的霍普利（Hopley）安置區的孕婦與新生兒（請見夾頁）。進一步瞭解國際特赦組織對於蘇丹公民投票的看法（**第7頁**），以及中東群眾示威的情況（**跨頁海報**）與好消息（**第21頁**）。

喝一口乾淨的水、沖澡、上廁所、打掃房子、幫孩子洗頭，還不簡單？

那是因為你不是斯洛伐尼亞境內非正式安置區裡的羅姆人家庭。雖然他們居住的國家擁有設備與資源，足以提供水源，但他們很難甚至無法取得乾淨的水源。這是一種迫害，問題必須馬上解決。

水源充沛，但不給羅姆人使用



「我們只能使用從非常骯髒的溪流取來的水，孩子們經常嘔吐與腹瀉。他們不准我們從墓地與加油站的水管取水，他們會說：『吉普賽人滾開』。」

「如果男人不在家，女人只好到河邊洗澡，我們不能在孩子面前光著身體。我們必須到房子後方，距離很遠的廁所或者到水溝邊去上廁所。孩子們到較近的地方上廁所，尤其是在晚上摸黑時，因為我擔心他們會掉進水溝裡。淹水的時候，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淹起來到處都是水。晚上我手持火把去上廁所，而白天也得非常小心。」

希爾瓦娜·胡多若瓦（Silvana Hudorovac）是斯洛伐尼亞Grosuplje市羅姆人臨時安置區歐諾瓦（Onova）的居民（未出現於圖片中）。

馬江·胡鐸若夫（Marjan Hudorovič）住在斯洛伐尼亞的立布尼卡市（Ribnica）附近，格立卡伐斯（Goriča vas）羅姆人安置區，他與許多鄰居都過著沒有水電，也沒有盥洗設施、污水處理或排水系統的生活。

「我們每天都必須到最近的加油站、墓地或者是3.5公里遠的泉水湧出處取水。」馬江說道，「回到家時候，水已經熱到無法喝下。夏天的時候，我們會到附近的溪邊洗澡，但警察會把我們趕走。」

格立卡伐斯的居民不斷要求當局在安置區附近連接供水管線，他們舉行示威遊行，並且跟立布尼卡市的市長會面。一位居民丹尼洛·胡鐸若夫（Danilo Hudorovič）曾經多次寫信給政府官員與總統，立布尼卡市長於2008年答應在兩個月內連接水管的承諾，從未兌現。

「我們不是要求他們送水到安置區裡」馬江說道，「如果無處可設置，他們可以在幾公尺以外的市政府用地上連接水管。我們別無所求，只是要一條水管。連草地上的牛群都有水喝，那我們算什麼？我們比牛群還不如？我一

向必須偷水來用，我實在很想開始付水費。」

格立卡伐斯安置區住了70個人，有些家庭在這裡住了30年之久，這個臨時安置區的房子沒有建造許可，座落在國防部和私人地主的農業用地上。既然沒有建築許可，也沒有土地所有權，格立卡伐斯安置區的居民依法就沒有要求連接水管的權利。

沒有正常供應的水源，生活會變成怎樣？住在格立卡伐斯羅姆人安置區的莉莉·格姆（Lili Grm），對此知之甚詳，她的生活就在為家人取水、集水中度過。「水對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我花上幾乎整天的時間取水、打掃木屋、為孩子洗衣服。當我去探望住在Kočevje的母親時，我把兩個孩子放到浴室裡，我根本忍不下心要他們離開水，我看到這一幕心都碎了。我們還算幸運，有車可以開車去取水。但

一名羅姆族女孩每天從這一條骯髒的河流取水好讓她的家人使用，2010年9月攝於斯洛伐尼亞Dobruška vas。她的家人都是用這些水來洗滌、烹煮與飲用。

是當（我的丈夫）米蘭（Milan）嚴重偏頭痛發作時，我就必須步行好幾公里去取幾公升的水。那幾天，我就不煮飯也不洗東西，有時候我們一整天沒有半滴水可以用。」莉莉沒有駕照，當她的丈夫米蘭·諾瓦克（Milan Novak）要到醫院動手術，她就必須每天走好幾公里路去取水，否則就無水可用。

許多家庭都因為取水的困難，而沒有足夠的水可以飲用、煮飯、清掃及保持個人衛生。莉莉一家4口平均每天只能使用20公升的水，斯洛伐尼亞該國每人每天平均的用水量卻是150公升，在都市地區，甚至高達每天300公升。

冬天的時候，日子特別難熬：取水變成一大挑戰。馬江說：「冬天時我們只能洗臉而不能洗澡。溪水都結冰了，而從公墓或泉水湧出處取來的水，必須省著用來飲用或煮飯。你覺得孩子們在學校因為身上有味道的而被取笑，心裡會做何感想？」

家裡如果沒有自來水可用，根本很難維持清潔。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員見到因為無法維持個人衛生而羞於上學的孩子，以及因此難以找到工作的成年人。

因為沒有乾淨的自來水、廁所、淋浴設備及污水處理系統，不論大人小孩都很容易生病。聯合國關於安全飲水與公共衛生之人權義務的獨立專家，在2010年5月訪視過斯洛伐尼亞之後就說：「用水及公共衛生的欠缺，對這些社區造成嚴重的影響。居民們向我解釋，除了其他疾病，他們還經常腹瀉。在一個沒有水可用的社區當中，居民只好飲用取自受污染河川的水，否則就要走上兩個小時，取得安全的水源。他們別無選擇，被迫在戶外便溺。我曾經在更貧窮的國家見過這種狀況，但在這個國家，很多方面已經為大多數人發展得很好，見到這副景象令人感到詫異。」

在斯洛伐尼亞，絕大多數羅姆人都生活在

貧困當中，且遭受排擠、種族歧視與人權侵害，對他們族群造成嚴重的影響。數十年來，羅姆族兒童在學校遭到排斥與隔離。如果羅姆人想在安置區之外買或租賃房屋，也會遭到地主或屋主的歧視。當他們要申請社會住宅，則是遭到來自政府部門的歧視。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羅姆人被迫住在臨時的羅姆人安置區，他們在這裡沒有產權，有些地方甚至沒有任何公共設施。對於在斯洛伐尼亞的許多羅姆人來說：歧視導致貧窮，而貧窮又招致更多的歧視。這是必須打破的惡性循環。

是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能獲得穩定、充分且安全的水源供應，是一項基本人權。各國政府至少必須提供讓人民足以飲用、烹煮與保持個人清潔，最低限度的乾淨水源。斯洛伐尼亞當局不能躲在建築許可與土地所有權等表面問題的背後，企圖迴避他們負有義務，以保障人民享有獲得水源之基本權利。

事實上，即使這些臨時的羅姆人安置區沒有必備的建築許可與產權，大多數市府當局已經提供水源到安置區，其他的安置區能夠且必須找到解決之道。「針對斯洛伐尼亞境內少數族群羅姆人的處境，是極為困難與複雜的議題，我很樂見部份市府當局已找到積極正面的解決方法」聯合國安全飲水與公共衛生之人權義務的獨立專家如此說道。「我曾經訪視位於崔布尼（Trebne）的一處安置區，當地已經採

由上至下：

Dobruška vas臨時安置區的孩子用住家附近的溪水沖洗。

在Kočevje的Mestni羅姆人安置區內的一間房子。在Dobruška vas的一家11口住在非常簡陋的木屋裡。



取一些重要的措施，以確保居民能取得水源與公共衛生。此外，該安置區也與市府當局合作，進行他們所居住土地與建築的合法化，這也代表著他們的處境能獲得永久性解決。然而，在距離不到30分鐘路程之遠的其他安置區，市府當局卻還沒找出類似的解決方案，我認為這樣的差別令人無法接受。」

斯洛伐尼亞擁有技術、經驗與資源，並有責任確保所有人民都能享有水源與公共衛生，沒有差別待遇。當局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盡其所能提供水源至所有的羅姆人安置區。

立即行動

請在夾頁所附的明信片上簽名並且寄出：呼籲斯洛維尼亞總理博魯特·帕霍爾（Borut Pahor）確保所有羅姆人臨時安置區都能獲得安全的水源與基本公共衛生設施，並確保羅姆居民的住居權利受到尊重。敦促他立即採取行動，終止羅姆人在斯洛維尼亞受到的歧視。

國際特赦組織將在2011年3月16日公佈一份報告，內容是有關斯洛維尼亞的羅姆人住居權利，報告全文也將同時公佈於網址：www.amnesty.org。

每年3月22日是世界水資源日。

斯洛伐尼亞的責任

依照國際法規定，每個人有權利獲得水源與衛生設施，斯洛伐尼亞必須跟其他國家一樣，確保每一個人擁有：

- 足夠供個人與家戶使用（例如清潔與烹調）的乾淨水源。
- 清潔而安全的水源，以及衛生設備（廁所與排水系統）。
- 住家附近可取用的水源與衛生設備（即使他們不是住在一般住宅），無須擔心安危。
- 負擔得起的水源與衛生設備，而無須犧牲食物和教育等權利。
- 不受歧視地取得水源與衛生設備。水源與衛生設備必須符合弱勢族群（例如殘障者）的需求。
- 參與決策的權利，尤其是可能影響他們權利的5決策，包括完整且平等取得水源和衛生設備議題的訊息。
- 當取得水源與衛生設備之權利遭侵害時，能有權利進行有效的救濟。



BLOG

CHAT

STAY INFORMED

請上國際特赦組織部落格 WWW.AMNESTY.ORG/LIVEWIRE

埃及：充滿未知的無助感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團隊在開羅的報導

我們正在採訪一名父親，他在最近的動亂當中失去現年16歲的兒子，就在這時候，我們的同僚遭到逮捕的消息也傳回來。

他們拜訪一個全國性的人權組織「希斯漢姆·穆巴拉克法律中心（Hisham Mubarak Law Centre，簡稱HMLC）」時，一群憲兵侵入該組織的辦公室。HMLC與位在同一棟建築的「埃及經濟社會權利中心（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在過去這10天，為開羅市中心解放廣場上露宿的抗議群眾，努力提供法律與醫療上協助。

很難形容那種在距離上接近，卻完全不知道他們被誰關在哪裡的無助感。我們只能不斷地打電話，包括打給那些在埃及的人權捍衛者，他們也試圖尋找友人與同僚的下落。



© Omar Robert Hamilton

想瞭解更多，請上網址：<http://sn.im/20wi5b>

2011年2月8日，埃及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反政府抗議人士。

震撼突尼西亞的12個小時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北非研究員戴安娜·艾爾他胡（Diana Eltahawy）在突尼斯的報導

我以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團一員身份準備前往突尼西亞，調查當地自從去年底發生震撼該國的社會動盪情況下的人權侵害狀況，在忙亂準備出發的最後幾分鐘，一名

同事開著玩笑說，我會坐在突尼斯的旅館房間觀看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所報導的發展。雖然我們當時對此一笑置之，但事實證明這個預言有幾分真實性。

從我1月14日星期五抵達的那一刻起，我可以感覺到突尼西亞已經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不像以往國際特赦組織的真相

調查訪視，沒有從機場跟蹤我們的保安部隊。很明顯的，他們在意的已經不是阻止國際特赦組織發布批評該國可怕人權紀錄的報告。

想瞭解更多，請上網址：<http://sn.im/20wie7>

賓那亞克·沈恩（Binayak Sen）醫師的命運顯露印度的真實面貌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印度研究員拉梅希·哥帕拉科里斯那（Ramesh Gopalakrishnan）的報導

麗娜·沈恩（Irina Sen）說，她這個星期三沒有去比拉斯普爾（Bilaspur）的打算，當天是印度中部省份Chhattisgarh的高等法院重新審理她的丈夫沈恩醫師上訴的日子，沈恩醫師是印度備受爭議的人權行動者。

上個月地方法院以叛亂與陰謀顛覆國家罪名，對沈恩醫師作出終身監禁判決，他對此提起上訴。因為不確定沈恩醫師在受審後何時會被釋放，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會被釋放，麗娜說，她打算開庭後兩天再到相對安靜的監獄內與他會面。

想瞭解更多，請上網址：
<http://sn.im/20wimh>



© Sayaj Sivanian

賓那亞克·沈恩醫師以叛亂與陰謀顛覆國家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他為此提起上訴。

蘇丹 創造歷史

今年1月，南蘇丹人民選擇自該國分離，成為獨立的國家。

2005年為結束蘇丹數十年內戰所簽訂的《全面和平協議》（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當中，確保南蘇丹人民投票決定其未來的權利。今年1月所舉行公民投票的過程，國際觀察家認為是「大體上自由且公平」。

蘇丹下一步何去何從？在蘇丹北部與南部的少數族群，因為其公民身份的高度不確定性，很可能導致人權侵害。據估計有150萬南蘇丹人生活在蘇丹北部，他們當中有愈來愈多人選擇返回南部。

國際特赦組織正在觀察蘇丹的後續發展，想瞭解更多訊息，請上網址：
<http://snipr.com/20w413>



UNHCR/A. Cosac



UN Photo/Paul Banks



蘇丹南部歷史性的獨立公投照片，2011年1月。
數萬名住在北部的南部蘇丹人，收拾家當長途跋涉到南部。

© UN Photo/Paul Banks

有些國家的政府認為
為了對抗
恐怖主義
即使
侵害人權
也是可以接受的

請告訴他們說，這是錯的

向非法監禁說不
向刑求說不
讓各國政府為他們的
所做所為負起責任

請加入我們新展開的
**符合人權的安全
行動**

恐怖主義活動在世界各地造成人命傷亡，幾乎是每天都在上演，各國政府能夠而且應該依法保護其人民免受這種暴力威脅。但許多國家的政府卻把恐怖主義的威脅當作藉口，繼續迫害人權，或者製造一種恐懼的氛圍，讓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鎮壓合法的異議者與反對派人士。

自從2001年9月在美國發生恐怖攻擊以來，世界各國領袖讓人們以為，所謂「反恐戰爭」意味著法律規範可以被扭曲，甚至不再適用。多國政府通過反恐立法，對於恐怖主義採取寬鬆的界定，大開任意拘禁的大門，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對於單純行使權利的人們加以起訴。

結果呢？成千上萬的人遭拘留數個月甚至數年之久，卻無法獲得公平審判與辯護人協助，有些人還被秘密送到其他國家，許多人遭到刑求與虐待。絕大多數的這些案件當中，沒有任何人因為侵害人權而負起刑責。

嶄新的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最近展開的「符合人權的安全」行動，就是要呼籲各國政府停止以國家安全與反恐之名迫害人權，並主張要讓該為迫害事件負責者依法受到制裁。

這項行動的基礎建立在「符合正義的反恐」行動成果，當時關注的是美國所謂「反恐戰爭」當中的人權保障，這項2006年發起的行動，促

使世界各地的行動者要求關閉關達那摩灣，抗議引渡、秘密監禁與刑求。新的「符合人權的安全」行動將延續這項工作，並針對以恐怖主義威脅作為藉口，進行不法作為、酷刑及罔顧人權的其他政府施壓。

在這項行動的第一年，我們將對於指控人民涉嫌恐怖主義或其他國家安全威脅活動，非法加以監禁的各國政府進行施壓。這些囚犯通常在不瞭解為何被監禁的情況下，遭到長時間的監禁，而且無法獲得律師協助。通常他們對於遭到監禁無從表示異議，有時候在他們被監禁數週甚至數個月之後，他們的家人才不知道他們被關在哪裡，他們成了「失蹤人口」。諸如獲知為何遭到監禁、獲得辯護人協助以及公平審判等權利，是任何遭到限制自由的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不得以任何剝奪。

刑求逼供的自由

在伊拉克，因為持續發生武裝組織從事炸彈攻擊等嚴重暴力事件，該國境內目前有數千人在未經起訴或審判下遭到監禁。有些囚犯已遭監禁長達7年之久，許多囚犯無法會見律師，也無法對其遭到監禁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有些囚犯被關在國防部或內政部所掌控的秘密拘留所，他們在那裡經常遭到刑求，顯然是要迫使他們「承認」犯下這些暴力罪行，絕大多數的囚犯是因為被指控從事反政府活動或資助武裝組織而遭到監禁。該國在2004年就通過反恐立法並施行，而死刑判決也有日益增加的趨勢。



© Diele Haber Alansi (DHAA)

主圖：al-Kadhimiya 附近伊拉克國家警察拘留所，囚犯坐在擁擠的牢房內，伊拉克巴格達北部，2007年8月。

左圖：2008年3月22日，在庫德族主要的傳統節日Newroz（新年）節慶遊行過後，便衣警察扭住一名兒童的手臂。

監獄裡的情況有時非常惡劣，導致許多囚犯因此染病。國際特赦組織從囚犯、前囚犯以及他們的家屬，得到許多指稱在拘留所內遭到刑求的證詞。「我們（指父子兩人）都遭到刑求」，一名囚犯如此描述，「他們把我們從床上倒吊起來，把塑膠袋套在我們頭上讓我們窒息，並毆打、電擊我們身上多處部位...我被打過好幾次，後來我就自白承認了，我承認做了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的事情。」

在印度的查默（Jammu）和克什米爾（Kashmir），當局不斷以公共安全法（PSA）將人行拘留或「預防性」拘留，政治行動者以及被懷疑是武裝組織成員或支持者，都被指控模糊的威脅「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維持」等罪名。這項公共安全法並沒有對「國家安全」加以界定，「公共秩序維持」也留下非常廣泛的定義，可以用各種方式加以詮釋。

查默和克什米爾當局根據PSA，可以在未經審判或起訴下，每次將人拘留長達兩年之久。實際上，拘留令經常是一再更新延長，而囚犯對於其拘留合法性的異議權利，完全被漠視。實際上，政府當局將人監禁的時間，遠遠比兩年的最長限制還要久。

在土耳其，有數以千計的兒童因為參加與庫德族有關的遊行活動，遭到當局以反恐法令起訴，有的甚至年僅12歲。

在這些兒童被逮捕後，許多被關在成人的拘留所中，他們拘留期間經常沒有官方紀錄，形同容許起訴前的拘留期間可以比法律規定的還要長。這些兒童通常無法會見律師與家人，許多兒童指出，在被逮捕之際與拘留期間，遭到刑求虐待。

下個的步驟

在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期間，發生許多人權迫害的事實，現在已經公諸於世。前總統布希也曾公開承認，當局授權使用嚴厲的訊問手段，這些很顯然都構成了刑求。立陶宛與伊拉克等國設有秘密拘留處所的證據，也一一浮上檯面。

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對於刑求、參與引渡與秘密拘留等行為進行調查。

然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負責的政府或個人，正式或有效地負起責任。

這項「符合人權的安全」行動將持續揭發各國政府是如何以反恐及國家安全之名侵犯人權，我們將施壓要求人權迫害者負起完全的責任，我們將要求讓那些遭到非法監禁的囚犯接受公平的刑事審判，否則就應立即獲釋；為恐怖行動受害者的權利採取行動，並紀錄武裝組織針對平民採取的攻擊行動。最後，我們將持續提醒各國政府，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包括戰爭或受戰爭威脅，武裝組織的攻擊或緊急狀態，都不能合理化其刑求虐待的行為。

這是我們的承諾，那你呢？請加入我們「符合人權的安全」行動。想瞭解更多關於伊拉克的訊息，請上網址：<http://snipr.com/1zwhe>。想瞭解土耳其的訊息，請上網址：<http://snipr.com/1zviii>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嶄新的 開始

突尼西亞與埃及的群眾和平示威，抗議幾十年來的壓迫，要求自由、尊嚴與社會正義。這些起義行動使得兩名總統垮台，並鼓舞了中東及北非地區各地的示威行動，為該地區的人權帶來更加光明的願景。

© AP Photo/Emilio Morenatti

2011年2月11日，在連續18天倡議民主的群眾示威活動迫使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聚集了衆多反政府抗議者大肆慶祝。

多年來，伊朗境內部份的少數族裔，包括阿拉伯人、亞塞拜然人（Azerbaijanis）、俾路支人（Baluch）、庫德族人（Kurds）、土庫曼人（Turkmen）等，在公立學校與大學內都無法使用自己的母語學習（只能使用波斯語），或設立他們自己的學校。

伊朗境內人數最多的少數族群亞塞拜然人，正帶領其他少數族群，爭取讓他們的孩子能以母語受教育之權利，許多行動者卻因此遭到伊朗當局拘留、監禁、刑求與騷擾。以下是伊朗的亞塞拜然人自己述說的故事。

阿巴斯·加瓦迪，身兼作家與廣播員

「在伊朗，沒有人禁止我們在家裡或在街上說亞塞拜然土耳其語，甚至在亞塞拜然人居住的省份（東亞塞拜然省、西亞塞拜然省、Ardabil省、Zanjan省）的清真寺內，毛拉（mullahs，伊斯蘭傳教士）也是用亞塞拜然土耳其語禱告。」

「但在伊朗的少數族群（亞塞拜然人）已經很少人能夠讀或者寫亞塞拜然土耳其語了，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以母語接受教育。」

「整個伊朗沒有一個以亞塞拜然土耳其語實施教育的公立學校、大學，也沒有一個以此母語傳授的課程。能夠說亞塞拜然土耳其語的族人，能以流利的母語與他的家人或朋友交談，但要寫信給同一一些人就只能以波斯語寫，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寫出標準的亞塞拜然土耳其文。」

「亞塞拜然土耳其語愈來愈少被使用…它被本地的方言、俚語以及波斯語強勢的字彙與句型所滲透。」

以上內容擷取自：www.rferl.org/content/Restricting_Irans_Second_Mother_Tongue/1497983.html

亞沙爾·艾那利，僑居海外的伊朗亞塞拜然人

「我覺得學校教育在我生命留下傷痕，我像是精神上的孤兒。這個孤兒身份與我喪失母語有極大的關係。」

老師在上課時使用波斯語，我無法跟老師溝通，每當老師跟我說話，我就哭了起來。」

以上內容取自2011年國際特赦組織所收到的一則訊息

哈比·阿札希那，記者

「使用波斯語的兒童比亞塞拜然裔兒童學習上更容易許多，因為亞塞拜然裔兒童入學後才第一次在課堂上聽到波斯語。」

「對於亞塞拜然裔兒童來說，學校總是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父母親常流著淚帶著孩子回家，這些孩子在學校跟不上是很正常的。為此，許多孩子與他們的父母親通常會在第六年結束時放棄，能從小學畢業已經被認為是很大的成就。」

以上內容擷取自：www.gozaar.org/english/articles-en/Education-in-Mother-Tongue-for-Children-of-Iranian-Azerbaijan.html

法特·札馬尼，伊朗「捍衛亞塞拜然政治協會」的創立者

「我們一個朋友的孩子這麼做，他將零用錢存下來，然後交給老師，並說：『這相當於說20個字的亞塞拜然語…我預先付錢（罰款）給你，好讓我可以說亞塞拜然語』」。

以上內容請見網址：http://adapp.info/en/

摩斯塔法·依夫普爾，是一名人權捍衛者，他在2006年呼籲新學年第一天罷課，並倡議亞塞拜然裔兒童應享有以母語受教育的權利，之後他與弟弟同時遭到逮捕，並於2006年10月獲釋。

「最折磨人的是在情報部門的拘留所內，我們受到身體與心理上的折磨，並且被毆打，我也是在那裡絕食以示抗議。」

「我跟我的弟弟都被拘留了22天，我的另一個弟弟被關了6天，我們不准與家人會面，且連續被毆打了4天。」

「他們還無法證明指控我們的任何罪名，他們只說：『你們意圖參加爭取母語使用的抗議行動』」。

以上擷取自2006年10月18日「美洲亞塞拜然之聲」電台節目訪談內容。

沙理·卡姆拉尼，是一名律師、前良心犯，他因為從事人權工作而在2006年與2007年遭到監禁，目前流亡海外。

「每年巴巴克城堡（Babak Castle）集會的前夕（7月初的某一天，亞塞拜然人聚集亞塞拜然英雄人物Babak Khorramdin的城堡），我的家人都會遭到情報部門傳喚，他們逮捕我或是我的兄弟。最近當我的兄弟被逮捕時，Ahar檢察官威脅說要把我關上好幾十年，隨後就綁架我。我們的電話通話內容、信件與碰面都受到監視。」

以上內容取自2006年國際特赦組織所收到的一封信件。

اۆز ديلينده مدرسه اولمالی

* 亞塞拜然土耳其語，意指「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的母語接受教育」。

阿斯哈札得，學者

「當我看見無數亞塞拜然族、庫德族、Baluchi族、土庫曼族、阿拉伯、Lur族、Bakhtyari族、Gilani族與其他族群的孩子，能有使用他們自己語言的學校，這將是伊朗朝向沒有種族歧視的好現象」。

以上內容擷取自網址：http://southaz.blogspot.com/2009/08/profile-dr-alireza-asgharzadeh.html

立即行動

請簽署並寄出本刊夾頁明信片，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薩伊德·梅廷波爾（Sa'id Metinpour），他為伊朗的亞塞拜然人爭取權利採取和平行動，竟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當中。

那斯玲·巴貝的這封信在2006年公開於網路上，伊朗當局自此封鎖刊登信件內容的網站。

國際法如何規範

少數族群成員有權利在公開或私下場合使用自己的母語，不應受到任何歧視。只要遵守國家所訂立最低限度的教育規範，他們有權利設立並經營以母語提供教育的學校。

國家必須以行動確保少數族群有適當的機會以母語學習，學校應該允許學生有機會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並提供必要的材料與教師。

伊朗的亞塞拜然人占全國約7,000萬人口的百分之25到30左右，他們大多居住在該國北部、西北部與德黑蘭。

爭取母語權

「該穿什麼？」

對於許多婦女來說，穿錯衣服可能會遭到逮捕、監禁與鞭答。她們的穿著方式受到政府與武裝組織的控制、監督，有時是以宗教或文化為名，有時只是他們用來展現權力，以及恐嚇社群的一種方式。對於這些婦女而言，爭取穿著方式的權利，正是爭取個人自由與基本人權。

2009年，蘇丹記者盧布娜·胡珊（Lubna Hussein）在喀土木的一間餐廳裡被逮捕，她與同時被捕的婦女都遭指控「穿著不當或傷風敗俗服裝」的罪名。換言之，盧布娜當時穿著長褲。大多數當天被捕的婦女，就像許多每天在喀土木因為相同罪名被捕的婦女一樣，隨後都在特別法庭上承認有罪，並且在幾個小時內就被判刑並遭鞭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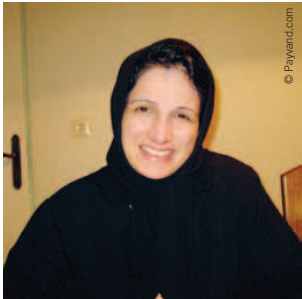
但是盧布娜堅持她的案件應該在普通法院審理。2009年9月，她被判處1個月的拘役，或選擇易科500蘇丹鎊（約200元美金）的罰金，她拒絕繳納罰款而打算入監服刑，這筆罰金後來由記者協會繳納。盧布娜對此判決提起上訴，但至今已經一年多過去，憲法法院仍未對她的案件做出裁決。

「這項法律充滿歧視，因為它限制了個人的選擇自由，」盧布娜向國際特赦組織說道。「對我來說，被羞辱以及尊嚴被侵害的感覺，遠甚於害怕被懲罰。這個感覺給了我力量，我是第一個大聲說出『不，這必須停止』的聲音。蘇丹婦女因為需要有個方法，打破這些法律所帶來沉默與恐懼，所以選擇與我站在一起。以前，婦女們經常在法庭上被警察施予鞭刑，也會受到來自社會與家人的責難；但現

2009年9月在蘇丹喀土木，蘇丹記者盧布娜·胡珊穿著她被捕時的同一件褲子抵達法院。



© AP Photo/Abd Razaq



© Payvand.com

在，家人們認為女性是這個體制的受害者」。

我們選擇穿什麼、不穿什麼的自由非常重要，因為這是表達我們自己、表達信仰、文化與個人認同的權利之一，不應受到任何歧視、強迫與暴力，我們選擇如何穿著的自由是一項人權議題。世界各地有許多人被迫穿著某種服裝，有的是因為法律規定，有的是因為當權（與濫權）者藉由強迫與暴力手段所施加的社會規範。當有人像盧布娜·胡珊這樣公然挑戰這些限制，就得付出慘痛代價。他們會遭到社群排斥，也會受到歧視、騷擾、監禁或鞭刑。

女性特別容易受到這種非難，在許多狀況底下，政府、家族或社群中的掌權者會要求女性的穿著與行為舉止，必須符合主流社會規範與價值的方式。女性被當作體現這些價值的客體，而不是獨立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掌權者決定並控制了女性可以與不可以穿什麼、可以與不可以做什麼。他們這樣的作法漠視了女性的基本人權，包括質疑掌握文化、傳統、宗教或歧視女性態度的主導詮釋權。

世界各地的婦女都受害

2007年11月，車臣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要求女性應該穿著端莊以符合傳統，並且應圍上頭巾。女童或婦女如果不從，無論她們的教育程度如何（包括接受大學教育），都會遭到排斥。在車臣首都格洛茲尼（Grozny），女性如果沒有圍頭巾就不得進入官方建築物。2010年9月，人權捍衛者發現有穿著制服的男子在街頭攔阻婦女。任何被認為穿著不得宜的婦女，都會被攔下，以訓誡她何謂車臣的傳統價值，有的甚至被暴力相向。這些被揭發的攻擊，現在已經由車臣檢察署進行調查。

在沙烏地阿拉伯，婦女全身應該都要包覆住，她們不能穿著任何被認為是透明或緊身的衣物。該國的宗教警察「滅惡揚善委員



© AP Photo

會」（Committe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會因為婦女沒有以衣物蓋住臉或露出手腳、腳踝或頭髮，以言語譴責該名婦女或她們的監護人，宗教警察有時會當街鞭打婦女或將她們逮捕。該名婦女的監護人（mahram）也會被找來，告誡他們要讓婦女遵守這項不成文的服裝規範。宗教警察也會斥責留長髮的年輕男性，有時還會當場剪掉他們的頭髮。

自從1982年7月起，伊朗立法要求境內不分男女，在公開場合都必須遵守強制性的服裝規範，女性必須穿著寬鬆的衣物，並將頭部、頸部以及手腳全部包覆住。許多婦女繼續穿著傳統的罩袍（chador，在下巴固定住的黑布，覆蓋住整個頭部與身體），有些則穿著長袖、寬鬆的大外套（稱為rupush），或者戴上所謂的面紗（rusari），蓋住頭髮、耳朵與頸部，在下巴處綁起來；或者是穿著包住頭部直到胸前，較為合身的maghna' eh。婦女如果不遵守這些從嚴解釋的規範要求，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時節，就有可能遭到警察、basij自願民兵成員，或其他保安部隊的騷擾。自從馬哈默得·阿馬迪尼賈（Mahmoud Ahmadinejad）總統在2005年執政之後，這樣的壓制行動越來越頻繁。

違反服裝規範的婦女，可能被判處10天到

2個月不等的刑期，或者遭到警告或罰款。伊朗的服飾店必須確保店內人體模型的穿著方式，不會「違反公開場合應有禮儀」。店家如果違反，可能會收到指示單、警告、或威脅，甚至遭到罰款、鞭刑或撤銷營業執照。

伊朗一名傑出的人權律師娜斯琳·索托迪（Nasrin Sotoudeh）2008年在義大利獲頒人權獎時，因為她出現在自己所拍攝的影片中而沒有蒙上面紗，將在2011年2月16日因為違反服裝規範而受審。當時伊朗當局不准她親自去接受這項獎項，這部影片是私下拍攝的，亦非娜斯琳在伊朗公開播放。娜斯琳自2010年9月起遭到監禁，並在2011年1月因為擔任辯護律師的和平行動，遭判處11年有期徒刑。

部份歐洲國家也已立法限制婦女在公共場合的穿著。去年，包括比利時、法國以及西班牙的一些都市已開始禁止在公開場合蒙上面紗。反對這項禁令者認為，解除禁令才可以保護婦女，避免來自家庭與社群要求她們穿戴面紗的壓力。贊成這項禁令者則認為，這是公共安全的必要措施。國際特赦組織發現，這些國家全面禁戴面紗的禁令，與該國負有的人權義務有所抵觸。應該有其他因應措施來保障婦女人權（請見本刊第40卷第4期內容，可上網址：<http://sn.im/1zm9f6> 參閱）。



© AP/PA Photo/Abd Raouf

最左圖：遭到監禁的伊朗人權律師娜斯琳·索托迪，她因人權工作而獲獎時播放的影片中，因為沒有圍上面紗而將面臨法院審判。

左圖：踢足球時也要蒙上面紗。此為2006年4月在伊朗德黑蘭Ararat運動場舉行的女子足球賽，由伊朗隊對德國隊的比賽。

下圖：蘇丹行動者舉行示威遊行，聲援盧布娜·胡珊。她所持的標語寫著「盧布娜案，就是每個女性的案子」。2009年8月攝於蘇丹喀土木。



© Abdulrahman Demotix

在飽受戰火蹂躪的索馬利亞，像是阿爾沙巴布（al-Shabab）等伊斯蘭武裝組織，用殘酷與暴力手段威脅平民百姓，對於遭他們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或不遵守他們對伊斯蘭律法之詮釋者，予以懲罰。他們對受害者丟擲石頭、鞭打、射殺甚至截肢。「我因為穿著不宜而被阿爾沙巴布痛打」，一名在2010年3月逃離Baidoa市的14歲女童如此說道。「他們要我穿上厚重的衣服，好讓他們用藤條打我。有兩名男子在我從市場回來的路上毆打我，他們打了我4次，後來我好不容易才逃走。我們必須離開這裡，因為索馬利亞的戰爭造成了許多的問題與苦難。」

2009年10月13日與14日，阿爾沙巴布在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的Suqa Holaha、Daynile與Bakara等市場，逮捕、鞭打了超過200名沒有蒙面紗的婦女。2009年10月16日，阿爾沙巴布在摩加迪休北部的軍隊對於穿著胸罩的婦女予以鞭打，該組織聲稱這已違反伊斯蘭律法。此外，武裝組織也強迫男子穿著的長褲長度必須在腳踝之上，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穿著方式比較像伊斯蘭教教徒。

軍事組織阿爾沙巴布（al-Shabab）的士兵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北部執行軍事行動時，展示他們所持有的武器，攝於2010年10月。阿爾沙巴布與其他伊斯蘭武裝組織逼迫男子必須穿著長度只能到腳踝以上的長褲。

盧布娜·胡珊與娜斯琳·索托迪在反抗與勇於挑戰的道路上並不孤獨，世界各地不分男女都在努力爭取自由表達的權利，挑戰性別刻板印象與文化、宗教的主流詮釋，並且根據他們自身的文化與宗教信仰，重新掌握他們自己的身體與認同等權利。

每年3月8日是國際婦女日。

在權力鬥爭下被犧牲

在許多的武裝衝突當中，女性被當作是政治權力鬥爭或領域爭奪的人質。武裝組織藉由強迫婦女在穿著與行為上「像個女人該有的樣子」，且通常是以文化價值或宗教信仰為藉口，來展現其對該社群的支配權力。

珊狄亞·艾那利构達

© Private



珊狄亞·艾那利构達（Sandya Eknaligoda）是斯里蘭卡婦女對抗該國強迫失蹤的運動領袖，她的丈夫普拉吉斯·艾那利构達（Prageeth Eknaligoda）是一名記者與漫畫家，他在2010年1月24日失蹤。其他婦女與她站在一起，給了她堅持下去的力量。「我不會放棄的」，她說「我一定要找到普拉吉斯，我相信他還活著。」

是什麼引起你對人權的關注？

我們這個世代的成長與生活，歷經過1971年與1980年代末兩個南部地方的叛亂動盪，以及長達30年的南北內戰。我們親眼目睹了殺害、死亡、失蹤與綁架等事件。最終，這也發生在我身上：我的丈夫普拉吉斯·艾那利构達也失蹤了。

普拉吉斯非常關注國內的發展，我們在家都會討論這些事情。他非常積極關注發生在北部與南部的人權迫害；他認為應實行民主政治，人們應享有表達異議的權利。我對於人權的關注始於這些在家裡的對話過程。我們從1980年代起即參與社會運動，試圖對這裡所發生的事情做點什麼。

你認為在斯里蘭卡對抗人權迫害，面臨最主要的挑戰為何？

我認為是行政權力不受監督、完全的免責，以及軍閥割據猖獗。你在國會就可以看到這種情況：有些國會議員擁有自己的私人軍事組織。

即使到了現在，30年內戰已經結束，仍有數百起綁架、失蹤與殺害的案件，我的丈夫也是失蹤者之一。斯里蘭卡政府已經擊敗LTTE（反對派武裝組織塔米爾之虎），但這個殺人機器沒有停下來。為什麼人民現在還會遭到綁架？

如果你能改變斯里蘭卡的一個狀況，你會做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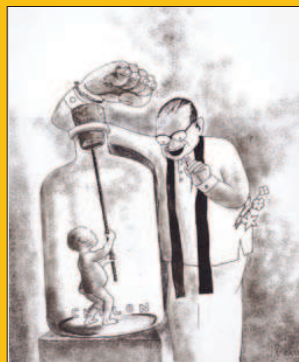
我想到的不只一個，許多事情是彼此關聯的。其中之一，是我跟我的丈夫以及許多人都認為的，行政權應該受到國會監督，而不是掌握

在某個人身上。我們認為法治不應受到政治干涉，斯里蘭卡將近30年來都是依據緊急命令與反恐法來運作，現在應該回歸常憲法制，並尊重異議表達與言論自由。

你的人權工作對你的生活與家人造成什麼影響？

如你所見，普拉吉斯與我兩個孩子、甚至每個人，都付出了慘痛代價；斯里蘭卡有數千人遭到殺害或失蹤，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感受。我的兩個孩子至今仍傷痛難平，但我鼓勵他們繼續走下去。儘管眼前有這些困難，我的大兒子仍參加了去年12月舉行中學普考。

儘管有這些困難，我仍精力充沛地堅持下去，直到找到普拉吉斯的下落為止。同時我也將繼續與國內外摯愛家人失蹤的眾多婦女及家屬共同努力，我試著透過普拉吉斯的生命與工作，為他們開啟一個平台。



在艱困的時刻，是什麼讓你堅持下去？

我不知道動力從何而來，但我單純的認為我必須持續下去。當我見到無數失蹤者的家屬，我感覺到我有義務也有責任，不只是找到我孩子的父親，也要協助找到其他失蹤者，我要努力阻止失蹤與殺害事件一再發生。

前頁圖：失蹤記者普拉吉斯·艾那利构達的妻子珊狄亞·艾那利构達，與她兩個兒子Sathyajith Sanjaya與Harith Danajaya，2011年1月攝於斯里蘭卡。
本頁圖：幾幅由記者普拉吉斯·艾那利构達所畫的政治漫畫。他以批評政府著稱，並參與反對黨候選人的選舉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對你而言的意義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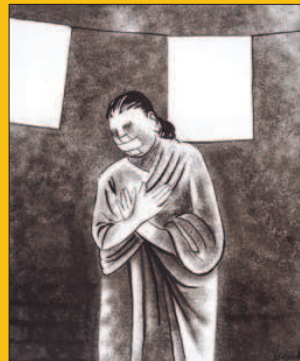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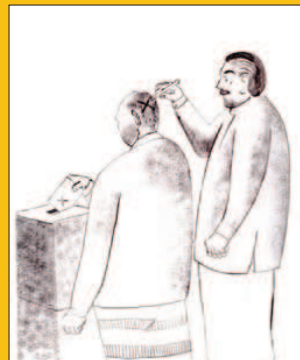
我是在1971年國際特赦組織介入斯里蘭卡的暴亂，才第一次得知有這個組織，該組織後來也在1980年代末以及內戰期間介入。當普拉吉斯失蹤時，國際特赦組織就跟我聯絡，從那時候起，他們給予我建議與精神上的支持，並且在國際間為普拉吉斯奔走行動。他們跟我和孩子經常保持聯繫，讓我覺得我們不孤單，它給予我心靈上的能量，也讓我受到保護的感覺。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本刊讀者說？

如果有人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或者正在閱讀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對這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有興趣。你們是身體力行的一群人，我非常感激你們。

你的行動所帶給你最寶貴的一課是什麼？

作為一個人，我們總是有自己的難題要處理，但我們也應該有能力基於人性價值，去形成某種關懷並採取行動。儘管世界各地那麼多政治和經濟活動在發生，你仍可以看見集體行動的力量。



你 知道嗎？

你
知道
嗎？

「前所未有最好的聖誕禮物」

「我想要筆記型電腦當作聖誕節禮物，而我得到我的父親」，小費米·彼得斯（Femi Peters Junior）如此說道，他是2010年12月10日剛從監獄獲釋，甘比亞前反對黨領袖費米·彼得斯（Femi Peters）的兒子。他因為由其所屬政黨「聯合民主黨」在2009年10月主辦的和平示威活動，被定罪判處1年有期徒刑入獄服刑。他的獲釋比原本預計在2011年3月出獄的日期早了4個月。

費米·彼得斯是國際特赦組織年度寫信馬拉松「為人權而寫」行動，聲援的10個人之一。這項寫信馬拉松行動於12月4日展開，國際特赦組織在超過50個國家的會員寫信並連署要求釋放費米·彼得斯。6天之後，他重獲自由。

「我覺得自己又回到小時候一樣，非常高興」他的兒子說道。「我不知道如何用言語形容，我要感謝國際特赦組織寫信聲援，並對政府施壓。這真是前所未有最好的聖誕禮物...」

右方圖：12月10國際人權日當天，國際特赦組織世界各地分會與行動者齊心合力，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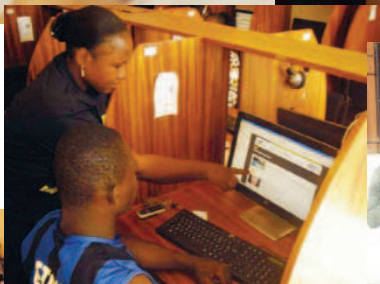
下圖：費米·彼得斯



© Private



© Kella Taha



All other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Laurent HI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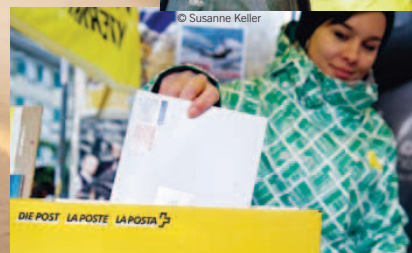
© Al Toga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iland



© Susanne Keller



無論是在舉世矚目的衝突
或某個被世人遺忘的角落

國際特赦組織

為所有人爭取正義、
自由與尊嚴
並努力爭取群眾支持
讓世界更美好

您能做些什麼？

世界各地人權運動者的經驗證明，我們有能力阻止侵害人權的惡勢力。請加入我們的全球運動，對抗那些恐懼與仇恨的製造者。

■ 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為全球運動的一員，為終止人權侵害奮鬥。請幫助我們促成改變。

■ 捐款支持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

團結起來，讓微弱的呼聲匯為雷鳴！

我想知道如何加入國際特赦組織

<input type="checkbox"/>	姓名
<input type="checkbox"/>	地址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
<input type="checkbox"/>	email
我要捐款給國際特赦組織（捐款將兌換為英鎊、美金或歐元）	
金額	
捐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信用卡號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期限	
簽名	

請填寫以上表格，交給當地的國際特赦組織辦公室。

搜尋國際特赦組織設於世界各地的辦公室，
請上網址：www.amnesty.org/en/worldwide-sites

如果你的國家還沒有我們的辦公室，您可以寄信到：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amnesty.org



「我將會 繼續 奮戰下去」

珊狄亞·艾娜麗构達
第18頁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奈及利亞

艾曼紐爾·艾博

警察槍殺 玩耍中的孩子



© Private

在奈及利亞的恩努古市（Enugu），年僅15歲的艾曼紐爾在街上玩耍時，遭到警察開槍射殺身亡。警方宣稱，2008年9月25日遭到槍殺的艾曼紐爾是持有武器的搶匪。然而，目擊者指出當時他並沒有任何武器，只是在與其他孩子玩耍。艾曼紐爾的家人至今仍無法將他安葬，因為他的屍體從醫院太平間無故消失。

當局至今仍未對這起謀殺案進行調查。艾曼紐爾的家屬多次拜訪恩努古市警局，要求調查他的死因。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5月間，家屬多次與警方高層會面。幾經拜訪，家屬們赫然發現負責調查此案的員警已經調離職。「警察告訴我們，說那孩子是武裝搶匪，而這案子已經結案了。得知案件發展至此，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場惡夢」，一名家屬如此說道。

2009年9月間，艾曼紐爾的家屬獲悉，涉嫌殺害艾曼紐爾的員警已遭到逮捕。然而，艾曼紐爾的屍體仍不知去向，至今也沒有任何人因為這起案件被起訴。

請寫信給警政署總督察，呼籲他針對2008年9月25日艾曼紐爾·艾博遭射殺的案件，立即進行徹底、公正的調查。敦促他重啟這起案件，詢問所有的目擊證人，並讓該為此事實責任的人依法受到制裁。要求他將艾曼紐爾的屍體交還給家屬，或讓家屬知道他被埋葬的地點。信件請寄：

Hafiz Ringim
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Nigeria Police Force Headquarters
Louis Edet House
Shehu Shagari Way
Area 11 Garki, Abuja
Nigeria

墨西哥

愛尼斯·費南迪茲·奧提嘉與瓦倫提娜·羅森多·坎圖

強暴受害者 尋求正義



© CD-HM Tlachinolán

愛尼斯·費南迪茲·奧提嘉（Inés Fernández Ortega）與瓦倫提娜·羅森多·坎圖（Valentina Rosendo Cantú）兩人都在2002年遭到墨西哥軍方士兵強暴，雖然她們向當局告發並持續追蹤案件發展，但至今仍未進行實質上的調查，也沒有任何人為此受到制裁。

愛尼斯·費南迪茲在2002年3月22日遭到強暴，當時她正與她的孩子們一起煮飯，突然有3名士兵侵入她的住處。她被其中一名士兵壓制在地強暴，其他兩名士兵則在旁觀看。而當時只有17歲的瓦倫提娜·羅森多，則是在河邊洗衣服時突然有多名士兵靠近她。她遭到其中兩名士兵的威脅與強暴。

愛尼斯·費南迪茲與瓦倫提娜·羅森多兩人都是梅哈族（Me' phaa，又稱Tlapanecca）原

住民婦女。在墨西哥，遭到強暴的原住民婦女礙於文化、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重重阻礙，很少會去報案。愛尼斯·費南迪茲與瓦倫提娜·羅森多兩人勇敢地通報她們的遭遇，並且在國內與國際法院持續追蹤案件的進展。

軍方調查官企圖要駁斥這些指控，而要求受害者負舉證責任，同時，她們的案件在普通法院中也未獲得妥適處理。她們和家人在事發後不斷遭到恐嚇，2010年8月28日，愛尼斯·費南迪茲的女兒遭到兩名男子誘拐，他們威脅家屬若不離開當地，將要置她於死地。

2010年8月間，美洲人權法院做出兩項不利墨西哥當局的判決，並要求由非軍方部門對案件進行徹底調查、提供賠償，並改革軍事司法系統。

請寫信呼籲墨西哥當局，確實遵守並履行美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包括2000年所發生的愛尼斯·費南迪茲·奧提嘉與瓦倫提娜·羅森多·坎圖兩人的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轄而立即進行徹底、公正的調查，並確保受害者獲得適當的賠償與有效的保護。信件請寄：

Lic. Felipe de Jesús Calderón Hinojosa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Residencia Oficial de “Los Pinos”
Col. San Miguel Chapultepec
Mexico D.F., C.P. 11850
Mexico

傳真：+52 5550 935321
電子郵件：felipe.calderon@presidencia.gob.mx
稱謂：敬愛的總統閣下

俄羅斯聯邦

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

調查人權行動者 遭殺害案件



© Memorial

2009年7月15日清晨，人權行動者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Natalia Estemirova）在她位於車臣（Chechnya）首都格羅茲尼（Grozny）住家外遭人綁架。幾個小時後，她被發現陳屍在鄰近的印古什共和國（Republic of Ingushetia）的森林裡，她的頭部與胸部都有遭到近距離開槍射擊的傷口。

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在俄羅斯的人權組織「紀念（Memorial）」工作，自從2000年以來，她不斷蒐集過去幾十年來所發生人權迫害案件的證據，其中包括了目擊者的現身說法。她和記者安娜·波麗科夫斯卡亞（Anna Politkovskaya）一起行動，安娜協助與人權受迫害者聯繫的工作。

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死亡的調查，排除

了政府人員涉案的可能性。這完全無視於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在遭謀殺前不久，正進行一起法外處決案件以及一起強迫失蹤案件的行動，她指控車臣克嘉洛（Kurchaloi）與沙利（Shali）兩地的警局員警，可能涉入這些人權迫害。

給國際特赦組織的信函中，俄羅斯當局指出涉嫌謀殺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的人，並宣稱已經對他發出跨國逮捕令。然而，國際特赦組織擔心，這起調查到目前為止並不確實，尤其是並未針對執法人員涉案的可信指控進行調查。

包括俄羅斯總統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在內的官員都不斷宣稱，這項罪行將獲得解決，加害者也將依法受到制裁，但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起調查是徹底且獨立地進行。

請寫信呼籲俄羅斯當局，要求針對娜塔利雅·艾斯特米洛瓦遭殺害案件，進行獨立、公正與徹底的調查，包括政府人員與保安部隊成員涉案的可能性。敦促讓那些該為這起案件負責者，都能依法受到制裁。信件請寄：

Dmitry Anatolievich Medvedev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l. Ilyinka, 23
103132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傳真：+7 495 9102134

以色列／巴勒斯坦佔領區 哈迪迪亞與胡薩兩個村落

許多家庭面臨被強制驅逐的命運



阿爾及利亞

自1999年拘留至今未能受審



菲律賓

原住民權利行動者無故失蹤



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約旦河谷（Jordan Valley）地區的哈迪迪亞（Hadidiya）與胡薩（Humsa）兩個村落的居民，不斷面臨遭強制驅逐，以及住家與生計遭到以色列軍方破壞的威脅。因為地方的水源被保留專門供給附近以色列屯墾區使用，使得他們在水源取得上嚴重受限，這已嚴重違反國際法。

自從2007年以來，哈迪迪亞與胡薩兩個村落的住家與建築物多次遭到破壞。2007年8月間，有40戶住家遭拆除。2009年6月間，有18戶住家與其他建築物被破壞，他們的儲水槽、牽引機與一輛用來取水的拖車也都被沒收。2010年間，以色列當局也多次拆除附近巴勒斯坦村落裡的建築物。

哈迪迪亞與胡薩兩個村落的生活情況非常艱苦，村民們不准建造永久性建築，只好住

馬立克·麥德諾

馬立克·麥德諾（Malik Medjnoun）為等候開庭受審，自1999年起被拘留至今。他因為謀殺阿爾及利亞的一名歌手與政府評論家馬陶布·勞尼斯（Matoub Lounes），隨後在1999年9月28日遭到逮捕。雖然他的法律程序早在2001年5月就正式展開，但從那時候開始，審判程序就不斷延期。

馬立克·麥德諾在被捕後有長達7個多月的時間，被單獨監禁在阿爾及爾（Algiers）一處軍營裡，他說他在那裡被用鋤頭柄毆打、電極並被迫吞下鹽水及其他液體。之後，他說獄警每天毆打他，連續數個月之久，並且不給他充足的食物讓他挨餓。他愈來愈虛弱以至於無法站起身來，隨後他被送到阿爾及爾南部布利達（Blida）的一處軍醫院。

詹姆士·巴勞

菲律賓的原住民權利行動者詹姆士·巴勞（James Balao）於2008年9月17日在碧瑤市（Baguio）遭到綁架，有人看見他在住家附近，被一群身穿制服的武裝男子粗暴地推上白色貨車，他們聲稱是因為他進行毒品交易而將他逮捕。

詹姆士·巴勞在1984年共同創立原住民團體「科地埃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他自那時候起就從事原住民權利的調查研究，尤其是土地權利，並協助起草菲律賓1986年憲法的原住民權利相關內容。

詹姆士被綁架之前曾寄給家人一封電子郵件，詳述了他自從2008年6月開始就遭到監視的情況，他描述遭到一輛藍白相間的小貨車跟

在帳篷與木屋，但連這個也被以色列軍方視為「非法」，而隨時可能遭到拆除。約旦河谷地區的巴勒斯坦社區居民，過去主要是仰賴牧羊與農耕維生，現在卻因為水源及土地不足而無法經營羊群，使生計面臨威脅。

以色列當局說，哈迪迪亞與胡薩兩個村落的居民沒有權利住在該地區，因為那裡是「封閉的軍事區域」。這些居民的處境，顯然是以色列政府要將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西岸趕走的例子。居民們非常樂見國際間的聲援與施壓，但近年來國際間的關注日益減少。國際間更進一步且持續不懈的行動，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馬立克·麥德諾分別在2000年3月4日與6日接受檢察官訊問，以及在2000年5月2日於帝茲奧左（Tizi Ouzou）接受調查法官訊問，每次都沒有律師代理。他在2000年5月2日獲知因「隸屬武裝恐怖主義組織」遭到起訴，以及謀殺馬陶布·勞尼斯等罪名，但這些指控只是憑藉另外一名男子的陳述，但該名男子隨後撤回了他的「自白」，並聲稱那是刑求逼供下所做的。馬立克·麥德諾現在被關在帝茲奧左的市立監獄。

馬陶布·勞尼斯是在1998年6月25日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持槍男子射殺身亡，這起案件的事實經過極具爭議，他的死因也沒有徹底加以調查。

蹤。近幾年相同遭到監視、跟蹤的人，後來都被法外處決。光是過去10年間，菲律賓就有超過200起強迫失蹤案件，至今懸而未決。強迫失蹤案件數量在1970年代威嚴治時期達到最高峰，當時有1600起案件已經被揭露出來，多數案件至今仍是懸案。

菲律賓國會除了在2008年針對已被揭露的強迫失蹤案件進行過短暫、一般性的調查外，就毫無作為。2010年該國政府成立任務小組，調查法外處決與強迫失蹤案件，但詹姆士·巴勞的案件至今沒有進展。

請寫信給以色列當局，敦促他們暫緩拆除與強制驅逐哈迪迪亞與胡薩兩個村落，要求將沒收的財物歸還給居民，呼籲當局取消對於使用水源、電力與其他基本物資的歧視性限制。信件請寄：

Ehud Barak
Minister of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37 Kaplan Street, Hakiya
Tel Aviv 61909
Israel

傳真：+972 3 691 6940/696 2757
電子郵件：minister@mod.gov.il
稱謂：敬愛的部長閣下

請寫信要求釋放馬立克·麥德諾，因為當局在經過了10年以上的時間，都還無法對他進行審判。請敦促對於馬立克·麥德諾在被拘留期間遭到刑求的指控，進行徹底而公正的調查，而馬陶布·勞尼斯遭謀殺案件也應該徹底調查。信件請寄：

His Excellency Abdelaziz Bouteflika
President of Algeri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El Mouradia
16000 Algiers
Algeria

電子郵件：President@el-mouradia.dz
稱謂：總統閣下

請寫信表達對於詹姆士·巴勞強迫失蹤案件的關切，呼籲菲律賓總統優先處理包括詹姆士·巴勞在內的強迫失蹤案件，下令即刻進行徹底而公正的調查。敦促立即且無條件釋放詹姆士·巴勞，否則就應立即以明確的罪名加以起訴，拘留期間，也不得受到刑求或其他虐待。信件請透過該國總統辦公室的網路留言方式傳達：

<http://www.president.gov.ph/government/default.aspx>

請表明您所居住的國家，如果可以的話，也請表明您是國際特赦組織哪一個分會的會員。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DEMAND DIGNITY

辛巴威

霍普利安置區欠孕婦醫療照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敬愛的Khupe閣下：

吾人呼籲您確保在哈拉利市 (Harare) 霍普利 (Hopley) 安置區的孕婦，都能獲得懷孕生產過程以及新生兒的醫療照顧服務。貴國政府對於那些在2005年大規模迫遷行動失去家園者，未能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並確保其懷孕生產階段及新生兒能獲得醫療照顧，使得這些婦女及他們所產下新生兒的生命岌岌可危。貴國政府應該：

- 調查在霍普利及其他嘎利凱行動 (Operation Garikai) 下設立安置區的新生兒早夭情形。
- 確保需要者能立即取得懷孕生產與新生兒所需醫療。
- 對於包括緊急產科醫療在內的必要醫療服務，應消除因費用高昂所產生的使用障礙。

謹上

姓名：

電子郵件：

Index: AFR 46/001/2011 English

圖片：2010年攝於辛巴威霍普利。嘎利凱行動為2005年因Murambatsvine拆遷行動失去家園的人所設置的安置區。©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www.amnesty.org

Deputy Prime Minister, Hon. Thokozani Khupe
Chairperson of the Social Cluster
Council of Ministers
Munhumutapa Building
Private Bag 7700, Causeway
Harare
Zimbabwe



把它不斷不斷地傳出去...

欲知世界各地分會辦公室的清單請上網址：
<http://www.amnesty.org/en/worldwide-sites>
如果在貴國沒有分會辦公室，你可以成為國際會員加入我們的國際會員線上社群。
請上網址：
www.amnesty.org/en/join 查看阿拉伯文、英文、法文與西班牙文的資訊。
你也可以寫信至：
Online Communities Team,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www.amnesty.org

團結一致
就能讓聲音
被聽見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敬愛的總理閣下：

幾乎所有的斯洛伐尼亞人都能取得足夠、安全的飲用水，但許多羅姆人社區要取得些許的飲用、清洗與煮飯用水卻不可得。許多羅姆人生活在過度擁擠、孤立的臨時安置區內，因為他們沒有土地所有權，因此無法獲得像是水源、衛生設備與電力等基本公共設施服務。當他們試圖選擇其他住居環境時，卻面臨嚴重的歧視，他們只好別無選擇地生活在這種嚴重匱乏的居住條件之下。吾人非常關切斯洛伐尼亞境內羅姆人社區嚴重匱乏的生活條件。

吾人在此敦促您：

- 立即提供所有臨時安置區能有足夠而安全無虞的水源，以供個人或家庭使用，並提供基本的公共衛生設施。
- 確保所有臨時安置區居民的居住獲得保障，包括盡可能合法化安置區，以及諮詢影響所及的羅姆人社區後，提供不會導致隔離的替代性居住安置方案。
- 正視羅姆人在尋找住所時所面臨的歧視，並提供所有人權受侵害者有效的救濟途徑。

姓名：

電子郵件：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敬啟者：

薩伊德·梅廷波爾 (Sa' id Metinpour) 是伊朗的少數族群亞塞拜然人，他因為以和平行動爭取其族群的文化與語言權利，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而正在服刑當中。他是良心犯，應將他立即無條件釋放。2007年5月25日，薩伊德·梅廷波爾在尚疆 (Zanjan) 一場群眾示威活動遭到逮捕，當時是伊朗亞塞拜然人抗議國營報紙刊登污蔑該族群的漫畫事件一週年。2006年的那場示威活動中，有數百人遭到逮捕，將近20人遭到殺害。據報導，薩伊德·梅廷波爾在接受訊問時遭到刑求。他也因為在國際母語日當天的和平示威活動，而在2007年2月間遭拘留10天。
吾人敦促您確保伊朗的公立教育體系能適當提供少數族群兒童在學校有學習母語的機會，而少數族群也能自行設立私立學校並以母語教育其兒童。

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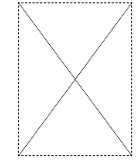
姓名：

電子郵件：

Index: EUR 68/006/2011

Borut Pahor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Gregorčičeva 20, 25
1000 Ljubljana
Slovenia

圖片：斯洛伐尼亞一戶有11個人的家庭居住在Dobruška vas臨時安置區裡一處非常簡陋的木屋。© Arne Hodalič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www.amnesty.org



Lead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Ayatollah Sayed 'Ali Khamenei
The Office of the Supreme Leader
Islamic Republic Street – end of Shahid Keshvar
Doust Street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dex: MDE 13/011/2011

圖片：薩伊德·梅廷波爾
© Amnesty International

